

裕瑞《棗窗閒筆》新探*

黃一農**

〔摘要〕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裕瑞的《棗窗閒筆》，此書是紅學史上最早的文論專著，但有學者質疑此鈔本的字體頗拙，不似裕瑞所為，且所鈐「淒香軒」一印乃造偽。筆者近在余嘉惠為裕瑞繪製的《臨羅兩峰鬼趣圖》上，新發現有「思元主人」、「淒香軒」、「鶯思蝶夢」三印亦見於《棗窗閒筆》鈔本，且在比對裕瑞各詩文集中作者「自錄」之字跡後，可確切證明《棗窗閒筆》乃裕瑞的手稿，並進而討論此書對紅學研究之意義。

關鍵詞：裕瑞、曹雪芹、《紅樓夢》、《棗窗閒筆》

*本研究受「曹學研究及其與紅學、清史間之對話」(NSC101-2410-H-007-047-MY2)計畫之支持。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特聘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收稿日期：2014年4月9日，特約稿

裕瑞（1771-1838），號思元、思元主人，豫良親王修齡次子，其母嫡福晉富察氏乃承恩公傅文（傅恒兄）之女。裕瑞及其家族在政壇的發展頗不順遂，先是，其五世祖多鐸本為清初八大世襲罔替的鐵帽子王，卻因親兄多爾袞案被牽連而降爵，至乾隆四十三年才復襲豫親王。裕瑞有三個兄弟先後承襲豫親王，但其中裕豐、裕興兩人均遭革爵。裕瑞於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初封不入八分輔國公，歷官至署正黃旗護軍統領。嘉慶十四年，因故免職，後復官，仕至管理正白旗護軍統領。十八年，又因事被革去輔國公，改賞四品頂戴，任宗人府七品筆帖式，同年，因其屬下參與天理教之亂，裕瑞以失察被革職，遷往盛京管理宗室事務。十九年，又因買有夫之婦為妾等事，遭嚴密圈禁，諭令「派弁兵看守，不拘年限」，至道光二年仍不准寬免。¹

裕瑞之《棗窗閒筆》是一本評論《紅樓夢》續書以及《鏡花緣》等小說的文集，應為紅學史上最早的文論專著。由於書中對《紅樓夢》後四十回的產生過程提出一些說法，且敘及曹雪芹的相貌、舉止、性格、家世，更云：「曾見抄本，卷額本本有其叔脂研齋之批語，引其當年事甚確，易其名曰『紅樓夢』。」在此，裕瑞不僅自稱曾親眼看過帶有脂批的抄本（可用以論證脂本非偽作），甚至明指脂研齋（脂硯齋）為曹雪芹叔輩，這些批露出的重要信息引發許多紅學家關切，但也掀起《棗窗閒筆》的真偽之辯，迄今依舊眾說紛紜。

朱南銑（1916-1970）曾比對其友人桂聯甫所藏裕瑞之《參經臆說》稿本（今歸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認為字跡與《棗窗閒筆》相同。²史樹青亦從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裕瑞於道光十二年（1832）繪贈耆英的墨菊條幅，判斷該畫題字與《棗窗閒筆》的書法完全一致，而與裕瑞另一著作《萋香軒文稿》頗異，故認為《棗窗閒筆》乃裕瑞親筆，《萋香軒文稿》則「殆出抄胥之手」。³吳恩裕也在對照裕瑞〈風雨遊記〉的初稿後，謂：「此記為裕瑞親筆，與《棗窗閒筆》之筆跡全同，均係裕瑞親筆。裕瑞尚有其他手稿甚多，其字跡均與此二者同。」⁴趙建忠同樣判

¹ 《清仁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清代其餘各朝實錄均同此本），卷121，頁620、卷123，頁653、卷197，頁624、卷251，頁398、卷253，頁420、卷270，頁664、卷277，頁783、卷289，頁954-955；《清宣宗實錄》，卷38，頁676。

² 朱南銑：〈《紅樓夢》後四十回作者問題札記（下）〉，《紅樓夢研究集刊》第7輯（1981年），頁301-322。

³ 史樹青：《書畫鑒真》（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頁325-326。

⁴ 吳恩裕公布的〈風雨遊記〉照片，並非攝自裕瑞自錄《棗窗文叢》中所收之同一文，而

斷〈風雨遊記〉初稿與《棗窗閒筆》的書跡曰：「感覺相同的字如出一轍，不同的字在運筆特點上也反映出書寫習慣的同一，個別文字起、收筆雖稍有異，然承嬗之跡顯而易見。」⁵

然而，潘重規、歐陽健等學者相信《萋香軒文稿》為裕瑞手稿，在以之為參考座標後，他們批評《棗窗閒筆》的字體頗拙，且書中有「怪謬筆誤」（如以「原委」為「原尾」，⁶誤「服毒以狗」為「服毒以狗」），又因《棗窗閒筆》在作者自序之末鈐有「萋香軒」一印，而印文與裕瑞書齋「萋香軒」之名稍差，遂強烈質疑《棗窗閒筆》乃偽作。⁷

針對此書是否抄胥所寫一事，由於先前正反兩造均不曾攤出足以說服大家的證據，在此情況下筆跡的判斷就變成相當主觀，以致始終未能形成共識。倒是，我們不應以書中出現少數所謂之「錯別字」，即武斷直指造偽。何況，清代收藏家汪啓淑與黃丕烈之著述以及乾隆末年所撰《東流縣志》、〈明郡守吳公祠記〉中，亦皆出現「原尾」一詞，⁸其語意應指從「原本」至「結尾」，或可與「原委」相通。

至於「狗」字的行草，雖確屬誤寫，惟因《棗窗閒筆》中共有三處使用「狗」字，裕瑞在清謄草稿時很可能因太在意字體的表達，以致未遑關注文意，遂將「狗」字誤抄成形似的「狗」字。當我們辨讀古人之字跡時，確有可能因書寫之連筆或不清，而將右半邊之「旬」、「句」中的「日」、「口」兩字根混淆（見圖一）。

是此文的原稿，目前不知藏於何處。參見吳恩裕：《曹雪芹佚著淺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書首照片；裕瑞：《棗窗文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詩文集彙編》景印嘉慶十七年自序本），卷上，頁6-8。

⁵ 趙建忠：〈清人裕瑞書齋名“萋香軒”誤刻“萋香軒”釋疑：兼談《棗窗閒筆》的稿本筆跡問題〉，《紅樓夢學刊》2012年第5輯，頁49-56。

⁶ 全書共出現兩次，後者不知被何人在「尾」旁寫上「委」字。

⁷ 潘重規：〈影印《萋香軒文稿》序〉，收入裕瑞：《萋香軒文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1966年景印舊鈔本），無頁碼；歐陽健：《還原脂硯齋：二十世紀紅學最大公案的全面清點》（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二版），頁6-24。

⁸ 汪啓淑：《水曹清暇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景印乾隆五十七年刊本），卷7，頁4；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光緒十年刊本），卷2，頁12；張琴修，杜光德纂：《乾隆鍾祥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中國地方志集成》景印乾隆六十年刊本），卷17，頁10-12；蔣綬等修，汪思廻等纂：《東流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中國方志叢書》景印乾隆二十三年刊本），卷21，頁1。

圖一：古人書跡中「旬」之部分寫法。⁹

《棗窗閒筆》乃書畫鑑定專家史樹青（曾任中央博物院北平歷史博物館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歷史博物館研究員、中國收藏家協會會長等職）於民國三十二年在北京隆福寺街的青雲齋書店發現，至遲於三十五年為孫楷第購得，文學古籍刊行社曾在 1957 年將之景印出版。¹⁰參預重印的朱南銑嘗具體記載此書的流傳曰：「一九一二年東四牌樓八條胡同三十一號裕頌庭藏，後歸孫楷第，現歸北京圖書館。」且因英浩在《長白藝文志》（光緒十四年始作，民國六年成書）中稱：「裕思元有《棗窗閒筆》一卷，皆評論七種《紅樓夢》之作，云雪芹書成，旋亦故矣。」知《棗窗閒筆》一書至遲應在清末就已存在。¹¹

朱南銑有關《棗窗閒筆》流傳過程的記載，最近更得到一點旁證。此因集郵界陸續收得幾個裕頌庭（Yü Sung Ting）寄往國外之信封，其一鈐蓋他於洪憲元年（1916）所用的英文個人地址章，譯成中文為「裕頌庭，八條胡同三十一號，東四牌樓，中國北平」，恰與朱氏所記若合符契。¹²當然，由於該信封未經正式檢驗，故未必能得到所有人的信服。

至於裕瑞是否擁有「淒香軒」印一事，近亦因相關文物的出現而有了重大突破。筆者發現紐約蘇富比公司曾在 2012 年 9 月拍賣余嘉惠（號養如居士，江蘇邗江人，生平不詳）所臨清代著名揚州八怪之一羅聘（1733-1799，號兩峰）的《鬼趣

⁹ 參見「書法字典 (<http://images.gg-art.com/dictionary/>)」以及「CNS11643 中文標準交換碼全字庫」中的《三希堂法帖》。

¹⁰ 史樹青：《書畫鑒真》，頁 324；鄧之誠：《鄧之誠文史札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 年），頁 3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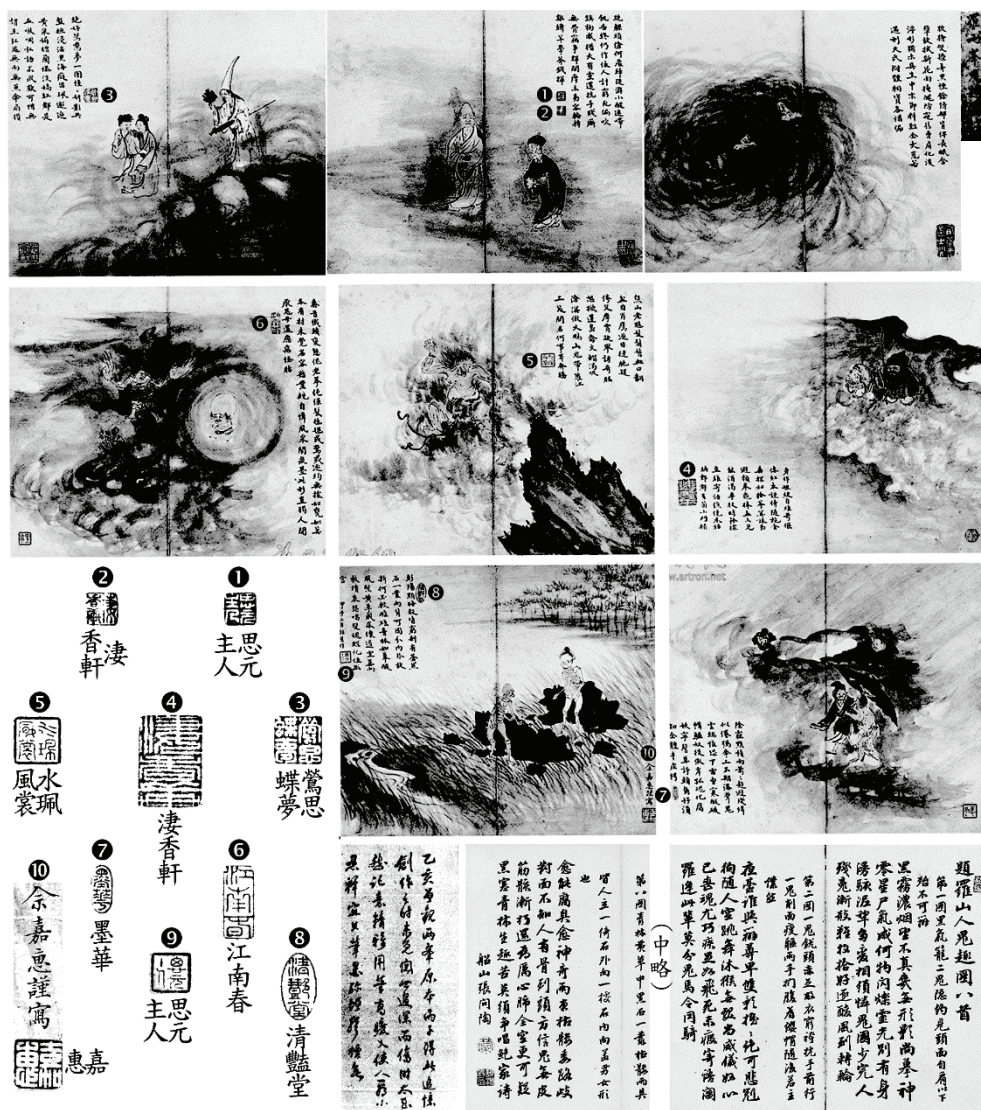
¹¹ 朱南銑：〈《紅樓夢》後四十回作者問題札記（下）〉，《紅樓夢研究集刊》第 7 輯（1981 年），頁 301-322。

¹² 崔虎剛、胡剛：〈《棗窗閒筆》出處重要證據被發現〉，《紅樓研究》2013 年第 2 期，頁 20-21。

圖》，該冊頁原為臺灣旅日收藏家張允中（1928-）所有，並經東京大學所編輯的《中國繪畫總合圖錄》著錄且公布圖版。¹³裕瑞於嘉慶九年在八幅圖上各題七言詠鬼詩一首，末記「甲子二月錄舊作」，並分別鈐用「思元主人」、「淒香軒」、「鶯思蝶夢」、「淒香軒」、「水珮風裳」、「江南春」、「墨華」、「清豔堂」、「思元主人」等九印（圖二），冊後還有張問陶於嘉慶二十一年所題的八首七言詠鬼詩，末還有一跋。

¹³ 鈴木敬編：《中國繪畫總合圖錄》（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卷4，頁199-200。

圖二：余嘉惠《臨羅兩峰鬼趣圖》冊頁上裕瑞之題詩及其鈐印。¹⁴



¹⁴ 參見 2012 年 9 月 13 日紐約蘇富比公司「中國古代書畫」之拍賣目錄 (<http://www.sothebys.com/zh/auctions/ecatalogue/2012/fine-classical-chinese-paintings-n08874/lot.672.html>)。

感謝蘇富比公司網站所提供《臨羅兩峰鬼趣圖》的高清圖檔，令我們可判斷裕瑞在第二幅圖上所鈐蓋的「思元主人」白文方印、「淒香軒」朱文方印以及第三幅上的「鶯思蝶夢」白文方印，應即《棗窗閒筆》書首所鈐的三印（圖三及圖四）。此外，我們也可發現《臨羅兩峰鬼趣圖》上的「思元主人」、「水珮風裳」兩朱文方印以及「鶯思蝶夢」一白文方印，亦均出現在裕瑞詩文集的寫刻本上（圖四）。換句話說，鈐蓋在《臨羅兩峰鬼趣圖》各詩上的九印及《棗窗閒筆》上的三印，應皆為裕瑞所有。

由於《臨羅兩峰鬼趣圖》上新發現印文為「淒香軒」之朱文方印和白文長方印各一（同一印文裕瑞常刻有不只一印），而據研究，「萋」與「淒」二字有時可以通用，如今本《詩經·小雅》中的〈大田〉篇可見「有滄萋萋」句，然《漢書·食貨志》及段玉裁《說文解字》則均引作「有滄淒淒」，且段氏釋「淒淒」為「雨雲起貌」，這與《詩經·毛傳》對「萋萋」的釋義「雲行貌」是一致的，¹⁵故「淒香軒」印文與「萋香軒」書齋名兩者之首字，確實是可通假的。也就是說，《棗窗閒筆》上的「淒香軒」朱文方印並非偽造者所露出的馬腳。

¹⁵ 參見趙建忠：〈清人裕瑞書齋名“萋香軒”誤刻“淒香軒”釋疑：兼談《棗窗閒筆》的稿本筆跡問題〉，《紅樓夢學刊》2012年第5輯，頁49-56。由於《棗窗閒筆》成書時裕瑞已被圈禁多年，故有疑他可能因心境悽楚，遂將「萋」字改成「淒」字。但此說恐誤，因裕瑞於嘉慶九年或稍晚已在《臨羅兩峰鬼趣圖》上鈐用「淒香軒」一印，而他於八年至十八年間一直擔任副都統或統領等要職。

圖三：從裕瑞著作之寫刻本或鈔本中整理出的印譜。¹⁶

<p>再刻棗窗文藁 東行吟鈔 瀋居集詠 再刻棗窗文藁 山水有松石 清音問意主人之章</p>	<p>山水有松石 清音問意 齋 樊學 裕瑞</p>	<p>山東大學藏《思元齋續刻詩文集》 山水有松石 清音問意 齋 樊學 裕瑞</p>	<p>棗窗文藁 主人 讀書之章 輔國公印 筆墨 因緣 輔國 公瑞</p>	<p>草檐即山集 思元 輔國 翰墨 齊</p>	<p>眺松亭賦鈔 墨池 裕瑞 自天 翰墨</p>	<p>清艷堂近藁 思元 裕瑞</p>	<p>樊學齋詩集 思元 裕瑞</p>	<p>姜香軒吟草 思元 裕瑞</p>	<p>姜香軒文稿 思元 香軒 蝶夢</p>
---	---	---	--	---	--	----------------------------	----------------------------	----------------------------	-----------------------------------

¹⁶ 圖中各印有時會由於寫刻或拍攝之原因，而出現稍微扭曲的情形，且彼此間的相對尺寸，亦因原始資料不足，而只能做為參考。由於《清代詩文集彙編》重印中國科學院的藏本時，未印出封面，而其上的書名籤條往往亦有印，故此圖還輔以山東大學圖書館藏本的資料。山大之《思元齋全集》凡一函八冊六種，包括《眺松亭賦鈔》兩冊、《姜香軒吟草》一冊、《樊學齋詩集》一冊、《草檐即山集》一冊、《清艷堂近稿》一冊、《棗窗文藁》上下卷各一冊；另藏之《思元齋續刻詩文集》凡一函三冊三種，包括《瀋居集詠》、《棗窗文續藁》、《東行吟鈔》各一冊；兩函合起來恰同於《彙編》所收書目，而各書的版本亦同。中國國家圖書館及首都圖書館亦藏這九種書之同一版本。感謝薛龍春教授與薛戈同學的協助。

圖四：《棗窗閒筆》之字跡及鈐印與裕瑞其它作品的比較。

《棗窗閒筆》

一、椒政前人，製都冬以疾，不謂狂。
主人 思元
香軒
蝶夢

齊冬好葉者也，余故注之。
思元
自
識

《東窗閒筆》 思元齋著

程偉元續紅樓夢自九十四至百二十四書後

紅樓夢一書，曹雪芹隨筆志，作百二十四書，未告成，即逝矣。請家所藏，即是明：偽續本，程高崇而刻之，作身，明係尾，故志捏造，以欺人者，斯二端，無處可考，但細審後四十四，斷非此前一色筆墨者，其為補著無疑。作後紅樓夢者，隨出，聚其散智，仿錄人皆通利，不林，殊足雲龍，隱現之蓋假托此固耳，其先人曾為江寧織

《臨羅兩峰鬼趣圖》

《思元齋全集》及
 《思元齋續刻詩文集》
 (中國科學院藏本)

《姜香軒文稿》
 (潘重規藏本)

《潘居集詠》作者自序

葉糝催花御史，遭意故之譏，獨冠姚王運玉指子聲，教歷耳根，予一一老鶴，啖而著，胡之識，吳蒼已預示於祖，龍身，在

《再刻棗窗文藁》頁二十一

東憲文藁上卷目錄

嘉慶十七年六月朔日，自識於英學

醜奴削平諸郡，正四境，無虞，藏弓烹狗，候拂激，釀成執拘，故每違眾獨，斷喜怒，無常，讀明史論，卷上頁廿三，卷下頁一，利之謀，使反諸侯，侵地，以效曹沫，故智，弟，卷下頁十八

齊 識 寤 曹 雅 有 於 藏 明 聲 斷 隨 龍 寧

至於判斷《棗窗閒筆》鈔本是否裕瑞的手稿一事，也因 2010 年《清代詩文集彙編》重印了中國科學院所藏裕瑞《思元齋全集》及《思元齋續刻詩文集》的九種著述，¹⁷而露出曙光。裕瑞之書大部分以其親自手寫精刻的形式出版，且嘗被稱許為「刻梓精好，諸家題跋並鉤摹筆迹如新脫手」。¹⁸其中清楚註明為裕瑞「自錄」的，就包含《清豔堂近藁》、《眺松亭賦鈔》、《草檐即山集》、《棗窗文藁》、《潘居集詠》、《東行吟鈔》、《棗窗文續藁》（又名《再刻棗窗文藁》）等七種，分別使用了好幾種不同的書寫體。

據唐代書家孫過庭的理論，由於書寫時的條件（如心情、環境、健康、氣候、筆墨、紙張等）不同，即使同一人的字跡也會出現「乖合之際，優劣互差」的情形。近人羅爾綱遂在辨別忠王李秀成的筆跡時，首用書法中「永字八法」的特徵進行鑒定，然其有些結論仍因具主觀成分，而無法得到所有人（包含書家以及司法界之筆跡鑑識專家）的共識。¹⁹

受限於不易找到鑒別筆跡的絕對權威，筆者乃決定另闢蹊徑，在《棗窗閒筆》中挑出一組寫法較具特色的字，並嘗試與裕瑞「自錄」書中之字跡對比（圖四）。我們可以發現這十五個字幾乎均可找到相近的字體，此很難全歸作巧合，從統計學的角度，應可合理推斷這是同一人的習慣性寫法。至於《萋香軒文稿》中同樣這十五個字的筆跡，則有約三分之一不似自錄諸書。尤其，《萋香軒文稿》共出現八個「明」字，但此字在裕瑞自錄書中則大多寫作「明」（共數十個，「明」字僅出現數次），故《萋香軒文稿》是否裕瑞自抄，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從前述印章與字跡皆相符等新證據綜合判斷，我們現在應已可確定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之《棗窗閒筆》鈔本乃裕瑞手稿。由於此書末文所評的《鏡花緣》初刊於嘉慶二十三年，知成書必在此後，下限是裕瑞去世的道光十八年。當時胡適等人所揭舉的「新紅學」風潮尚未出現，故作偽的誘因應不多。也就是說，我們該還給裕瑞及其《棗窗閒筆》在文學史上應有的公平地位。

先前有學者從「寧」字的寫法來判斷一鈔本之時間上下限，²⁰然因裕瑞在嘉慶

¹⁷ 裕瑞另有《參經臆說》、《論孟餘說》、《續刻棗窗文藁》、《別譯雜阿含經》各一卷存世。

¹⁸ 楊鍾義：《雪橋詩話》（瀋陽：遼瀋書社，1991年，民國初年成書），卷9，頁49。

¹⁹ 羅爾綱：〈筆記鑑定的有效性與限制性舉例：忠王諭李昭壽書筆跡的鑒定〉，收入氏著：《困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248-295；吳善中：〈試評羅爾綱先生對《李秀成自述》真偽的鑒定〉，《揚州大學學報（人社版）》2011年第6期，頁92-98。

²⁰ 有學者以此書不避道光帝的名諱「寧」字，而判斷其抄寫之時間下限。然《棗窗閒筆》

詳閱《棗窗閒筆》各篇之內容，知《紅樓夢》自乾隆二十年左右開始以鈔本出現，至程高本一百二十回於五十六年擺印之後，「恒紙貴京都，雅俗共賞」，遂引發各種續書不斷問世：如逍遙子於嘉慶元年或之前不久即已出版《後紅樓夢》，稍後，雪塢的《續紅樓夢》（嘉慶三年）、海圃主人的《續紅樓夢》（嘉慶十年）、蘭皋主人的《綺樓重夢》（嘉慶四年）、小和山樵的《紅樓復夢》（嘉慶四年）、臨鶴山人的《紅樓圓夢》（嘉慶十九年）等亦刊傳。²²

《棗窗閒筆》中還明確提及曹雪芹作《紅樓夢》的過程，曰：

聞舊有《風月寶鑑》一書，又名《石頭記》，不知為何人之筆。曹雪芹得之，以是書所傳述者，與其家之事跡略同，因借題發揮，將此部刪改至五次，愈出愈奇，乃以近時之人情諺語夾寫而潤色之，借以抒其寄托。

指出傳聞曹雪芹乃以不知撰人之《風月寶鑑》（又名《石頭記》）一書為原本，經「借題發揮」且大幅刪改五次之後始寫成《紅樓夢》。

查《紅樓夢》在第一回的楔子裡描述成書過程時，有云：

改《石頭記》為《情僧錄》，至吳玉峰題曰《紅樓夢》，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

甲戌本在此有一眉批，稱：

雪芹舊有《風月寶鑑》之書，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觀新懷舊，故仍因之（農按：此故，甲戌本仍名為「石頭記」，而該本亦在正文中直稱「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仍用《石頭記》」）。

先前學者多將「舊有」兩字理解成曹雪芹「先前曾寫過」一本題為《風月寶鑑》的小說，然若考量入裕瑞的說法，前述之脂批也許應理解成雪芹「舊藏有」其弟

²² 張雲：《誰能煉石補蒼天：清代《紅樓夢》續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26-41。

棠村作序惟作者不詳的《風月寶鑑》，因「所傳述者，與其家之事跡略同」，遂用之為藍本，並以「近時之人情諺語夾寫而潤色」，改寫成《紅樓夢》一書。

裕瑞對曹雪芹其人也頗多描述，稱：

雪芹二字，想係其字與號耳，其名不得知。曹姓，漢軍人，亦不知其隸何旗。聞前輩姻戚有與之交好者；其人身胖、頭廣而色黑；善談吐，風雅遊戲，觸境生春，聞其奇談，娓娓然，令人終日不倦。是以其書絕妙盡致。聞袁簡齋家隨園，前屬隋家者，隋家前即曹家故址也，約在康熙年間，書中所稱大觀園，蓋假托此園耳……。²³

但因字裡行間不只使用「想係」、「不得知」、「亦不知」、「約在」等含混之詞，還連續用了「聞」字三次，知他對曹雪芹及其撰寫《紅樓夢》的敘述，多僅屬道聽塗說。

裕瑞在前引文中所提及與雪芹交好的「前輩姻戚」，有可能是大他至少三十多歲的堂舅明仁。查裕瑞十歲時明仁逝世，明仁應身在曹雪芹親友之交遊圈中，此因敦誠於〈寄大兄〉一文曾稱：「每思及故人，如立翁、復齋、雪芹、寅圃、貽謀、汝猷、益庵、紫樹，不數年間，皆蕩為寒煙冷霧，曩日歡笑，那可復得！」²⁴就同時提及曹雪芹和明仁（字益庵）。至於明仁之弟明義，因與曹雪芹相差二十來歲，兩人是否相熟則較令人存疑。²⁵

雖有學者批評「朋友的朋友」並不必然亦是朋友，²⁶但被敦誠視為「故人」的這些人，肯定與其有長時間的密切交往，他們且均家在北京城內外，加上古人的

²³ 裕瑞：《棗窗閒筆》，頁 174-175；杜念興、溫慶新：〈《棗窗閒筆》辨偽論〉，收入氏著：《「紅迷」剖析「紅樓之謎」》（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0 年），頁 127-147。

²⁴ 敦誠：《四松堂集》（《清代詩文集彙編》景印嘉慶元年序刊本），卷 3，頁 19。

²⁵ 由於明義在其〈題紅樓夢〉絕句二十首的詩前小序中，稱「所謂大觀園者，即今隨園故址」，若他與作者夠親近的話，應不致出現此誤。此段參見李曉光：〈隨園故址考辨〉，《東南文化》1999 年第 5 期，頁 96-99；李廣柏：〈明義《題紅樓夢》詩與袁枚所知曹雪芹之點滴〉，收入氏著：《文史叢考：李廣柏自選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37-252；黃一農：〈《紅樓夢》早期讀者間之親屬關係辨誤〉，《紅樓夢學刊》2012 年第 3 輯，頁 97-117。

²⁶ 呂曉華：〈明義其人及與曹雪芹的關係〉，《天水行政學院學報》2010 年第 6 期，頁 104-107。

生活空間與聯繫媒介均較封閉，故很難想像敦誠沒有機會或意願讓自己的這幾位好友們互識。

至於前引文所稱「聞前輩姻戚有與之交好者」，應只是說明裕瑞聽說自己的「前輩姻戚」中有熟識雪芹者，而非謂相關描述乃聞自該「前輩姻戚」。否則，裕瑞就不應連雪芹之旗籍或其名均不知。也無怪乎，被摯友敦敏、敦誠兄弟形容為「嶙峋更見此支離」、「四十蕭然太瘦生」的雪芹，卻被裕瑞描述成了「身胖」。²⁷再者，裕瑞所點出之曹家及大觀園事，也與史事不合，其文曰：

聞袁簡齋家隨園前屬隋家者，隋家前即曹家故址也，約在康熙年間。書中所稱大觀園，蓋假托此園耳。其先人曾為江寧織造，頗裕。

然隋赫德擔任江寧織造的時間實為雍正（非康熙）朝，且隨園亦非隋赫德於雍正五年所獲賜之曹家被抄產業，也與大觀園無關。²⁸

裕瑞所言很可能是受到袁枚的影響。查乾隆六十年裕瑞嘗託人寄給袁枚「手書一函、贈詩一章」，其中有言：

瑞久欲識韓，無由可達。今聞蒲友與先生師弟之誼甚篤，故不揣冒昧，以為先容，錄窗稿數篇，寄求雅正……倘蒙不棄，肯加郢削，使得附于所刻《同人集》、《詩話》等書之列，則瑞幸因先生而傳，一經品題，便成佳士，誠平生之大願也。尚乞一序以榮之，借光多矣。外寄珊瑚手串一挂、常佩漢玉拱璧一件、家製荷包一雙。

袁枚後將裕瑞的信收入《續同人集》，並將自己的回函錄在《小倉山房尺牘》中。²⁹裕瑞對袁枚的親筆信亦珍視異常，不僅將之裝裱，且自識以記此事。³⁰

²⁷ 周策縱：〈有關曹雪芹的一件切身事：胖瘦辨〉，《紅樓夢研究集刊》第14輯（1989年），頁284-291。

²⁸ 李曉光：〈隨園故址考辨〉，《東南文化》1999年第5期，頁96-99。

²⁹ 此段參見袁枚：《續同人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袁枚全集》本），文類，卷1，頁259；袁枚：《小倉山房尺牘》（《袁枚全集》本），卷9，頁186。

³⁰ 參見北京東方藝都2011年春拍（<http://www.epailive.com/items/4/3/57007.shtml>）；趙厚均：〈袁枚集外書札十九通考釋〉，《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頁100-108。

兩人在此初次聯絡時，裕瑞還告知受寵若驚的袁枚，如有「需用長安什物」，均可「代覓寄來」。袁枚的覆信在起頭稱「枚頓首、頓首，世子思元主人座右……」，違反了實際封爵情形，將裕瑞的頭銜捧高成「世子」，並替其女弟子們代求荷囊一、二枚。袁枚且請人至新安趕製徽墨以為回禮，該墨長二寸許，腹背金書「思元主人箸書墨」及「倉山叟袁枚恭製」共十四字。³¹

裕瑞稍後仍與袁枚頗多往還，「殷殷請益」的裕瑞曾寄呈己作之詩文四冊，³²並獲贈款為「思元主人吟詩之墨，隨園叟袁枚恭製」之一長方墨。³³袁枚也於嘉慶元年應邀撰〈思元主人詩文集序〉，文後還錄了舊作之詩七首呈政（圖六）。³⁴當嘉慶三年袁枚過世時，裕瑞在〈憶袁簡齋先生〉一詩中亦提及兩人的交往，並深致哀悼曰：「相契有文緣，神交忽數年……魚雁絕芳訊，詩文散舊篇……不知芹芥意，曾否到靈前？」³⁵

由於《隨園詩話補遺》收錄裕瑞的數首詩，³⁶且裕瑞對袁枚的文采甚佩服，知他理應讀過《隨園詩話》。此書乾隆五十五年初版的卷二中有涉紅記事曰：

康熙間，曹練【棟】亭為江寧織造……素與江寧太守陳鵬年不相中，及陳獲佩服罪，乃密疏薦陳，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文【大】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當時紅樓中有女校書某尤豔，雪芹贈云：「病容憔悴勝桃花，午汗潮回熱轉加；猶恐意中人看出，強言今日較差些。威儀棣棣若山河，應把風流奪綺羅；不似小家拘束態，笑時偏少默時多。」

又，五十七年首刊的《補遺》前四卷，亦在卷一稱「余買小倉山廢園，舊為康熙

³¹ 孫周：《大瓠堂詩錄》（《清代詩文集彙編》景印光緒十八年刊本），卷4，頁16-17。

³² 袁枚著，顧學頤校點：《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補遺，卷9，頁791。

³³ 徐康：《前塵夢影錄》（《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光緒二十三年刊本），卷上，頁3。

³⁴ 此見上海朵雲軒2003年秋拍（<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24050188/>）。該文亦收入袁枚之文集，惟字句略有出入，參見袁枚：《小倉山房外集》（《袁枚全集》本），卷8，頁133-134。

³⁵ 裕瑞：《萋香軒吟草》（《清代詩文集彙編》景印嘉慶七年刊本），頁15。

³⁶ 袁枚著，顧學頤校點：《隨園詩話》，補遺，卷9，頁791。

間織造隋公之園」。³⁷無怪乎，裕瑞在道光間成書的《棗窗閒筆》中，會與袁枚同樣誤繫隋赫德出任織造的時間，並誤隨園即大觀園。

圖六：袁枚於嘉慶元年所撰〈思元主人詩文集序〉之手跡。³⁸



思元主人詩文集序
山中雁落，天上書來。捧碧海之紅珠，珊瑚尚濕；解王孫之雜佩，漢壁猶溫。大恩壓已以心驚，薰沐開函而膜拜。方知主人為高陽之鞠子，本帝禹之精苗。翠鳳棲桐，丹魚在藻。年裁弱冠，早登蕭氏文樓；思若流波，不數魏家《典論》。或慕唐朝進士，作賦千篇；或學魯國諸生，頌詩三百。詠物則絲絲入扣，歌風而飄飄凌雲。偶作卮言，以儒為戲；時參妙諦，著手成春。無一言不深入元中，無一字肯寄人籬下。溯天潢之派，波瀾自異人間；披帝女之桑，枝葉都非凡卉。所謂義車五色，雲蓋千層；未足方其映麗也。更復飛耳審音，傾衿禮士。以謙虛為坐薦，兼覽百家；奉走卒為神師，不遠千里。憐長途之老馬，索小序于空山。伏念枚轅固齒衰，僧虔筆禿；赴京兆鹿鳴之宴，尚有三年；試乾元鴻博之科，已周花甲。方掩扉以終老，忽大任之相加。有若五鳳樓成，修補命編茅之匠；九天樂奏，賡歌招擊壤之氓。其能無忍愧于顏，知難而退哉！然而投瓊太重，結艸無由。寵命遠宣，堅辭更妄。既瞻雲而望影，復顧已必蒼，敢逃聲於牙，曠門前，何時着翅飛來，得偶坐於鄒、枚席上？
嘉慶元年元日倉山八十一歲叟袁枚拜撰

³⁷ 黃一農：〈袁枚《隨園詩話》編刻與版本考〉，《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79 期（2013 年 11 月），頁 229-276；黃一農：〈袁枚《隨園詩話》中涉紅記事新考〉，《清華學報》新 43 卷第 3 期（2013 年 9 月），頁 525-553。

³⁸ 此見上海朵雲軒 2003 年秋拍 (<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24050188/>)。該文亦收入袁枚之文集，惟字句略有出入，參見袁枚：《小倉山房外集》，卷 8，頁 133-134。

在此認知之下，《棗窗閒筆》中所稱：

其書中所假托諸人，皆隱寓其家某某，凡情性、遭際，一一默寫之，惟非真姓名耳。聞其所謂寶玉者，尚係指其叔輩某人，非自己寫照也。所謂元、迎、探、惜者，隱寓「原應歎息」四字，皆諸姑輩也……又聞其嘗作戲語云：「若有人欲快觀我書，不難，惟日以南酒、燒鴨享我，我即為之作書。」

雖可知當時有此等說法，但從「聞」字的兩度使用，知其可信度仍有待辨別。

倒是裕瑞所提供有關脂批本的敘述，頗值得我們重視。《棗窗閒筆》中有云：

諸家所藏抄八十回書及八十回書後之目錄，率大同小異者，蓋因雪芹改《風月寶鑑》數次，始成此書，抄家各於其所改前後第幾次者，分得不同，故今所藏諸稿本未能劃一耳。

清楚點出各種不同脂批本（迄今已發現十多種）出現的原因。並謂：

曾見抄本，卷額本本有其叔脂研齋之批語，引其當年事甚確，易其名曰「紅樓夢」……余曾於程、高二人未刻《紅樓夢》板之前，見抄本一部，其措辭命意與刻本前八十回多有不同。抄本中增處、減處、直截處、委婉處，較刻本總當，亦不知其為刪改至第幾次之本。

在此，裕瑞宣稱自己曾於程高本出版之前見過一種「措辭命意」不太一樣的八十回鈔本，並指程高本「其細膩處不及抄本多多矣，或為初刪之稿乎？」又謂鈔本之上「卷額本本有其叔脂研齋之批語」。其說至少確定了「脂本」在「程本」之前的客觀存在，並證明附有脂批的鈔本應非「新紅學」熱之後的偽作，³⁹但裕瑞所稱脂硯齋（亦作「脂研齋」）乃曹雪芹叔輩的說法，則不知有無確切的根據。

由於《棗窗閒筆》指出《紅樓夢》中擔任銀庫房總領的吳新登，其姓名暗隱

³⁹ 又，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所藏嘉慶初年試魁《紅樓夢詩詞選》之鈔本，亦已被證明其所據的底本是一種現已失傳之脂本。參見胡文彬：〈一部鮮為人知的清代抄本《紅樓夢》：試魁手抄《紅樓夢詩詞選》的特別報告〉，《紅樓夢學刊》2005年第3輯，頁21-38。

「無星戩」之意，並謂元、迎、探、惜春四姐妹之名隱寓「原應歎息」四字，而查各脂本當中，「原應歎息」之說僅見於甲戌本（在《棗窗閒筆》重印之後六年始由胡適公開刊傳），且甲戌本亦可見「無星戩」一說，再加上裕瑞文中稱曹雪芹雖有志作《紅樓夢》百二十回，「不意書未告成而人逝矣」，此語亦頗類甲戌本中「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之眉批，知裕瑞看過甲戌本（或同源之本）的可能性應頗高。⁴⁰

《棗窗閒筆》中對《紅樓夢》後四十回的完成過程，亦有不少討論。雖然程偉元在擺印本的序中嘗稱：

竭力搜羅，自藏書家甚至故紙堆中無不留心，數年以來，僅積有廿餘卷。一日偶於鼓擔上得十餘卷，遂重價購之，欣然繙閱，見其前後起伏，尚屬接筭，然漶漫殆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細加釐剔，截長補短，抄成全部，復為鐫板，以公同好，《紅樓夢》全書始至是告成矣。

但裕瑞質疑此一說法，謂：

此書由來非世間完物也，而偉元臆見，謂世間當必有全本者在，無處不留心搜求，遂有聞故生心思謀利者，偽續四十回，同原八十回抄成一部，用以給人。偉元遂獲贖鼎於鼓擔，竟是百二十回全裝者，不能鑒別燕石之假，謬稱連城之珍，高鶚又從而刻之，致令《紅樓夢》如《莊子》內外篇，真偽永難辨矣。不然，即是明明偽續本，程、高彙而刻之，作序聲明原尾，故意捏造以欺人者。斯二端無處可考，但細審後四十回，斷非與前一色筆墨者，其為補著無疑。

他先稱應是因大家爭覓全本，遂有謀利者偽撰後四十回以騙人，程偉元和高鶚皆為受害者。但緊接著話鋒一轉，又謂此也可能是程、高二人偽續且彙刻的。從「不然」以及「斯二端無處可考」之用詞，知裕瑞所提後四十回成書的兩種說法應皆屬臆測。

⁴⁰ 唐順賢：〈裕瑞曾見脂批甲戌本淺考：兼辨《棗窗閒筆》“偽書”說〉，《紅樓夢學刊》1994年第4輯，頁135-140。

裕瑞自嘉慶十九年起被長期圈禁於盛京，這段期間明仁外甥晉昌（1759-1828）曾在十九年至二十二年第二度出任盛京將軍，而嘉慶五年即以幕友身分隨晉昌出關的程偉元（?-1818）亦在瀋陽書院任職，故他們彼此間是有條件相識的。⁴¹晉昌與裕瑞同為努爾哈赤的裔孫，晉昌的年紀雖大十二歲，輩分卻小於裕瑞。被圈禁的裕瑞當時雖遭「派弁兵」嚴密看守，然以晉昌盛京將軍的身分，應不難因公或循私與其相見，從而建立某種交情。無怪乎，裕瑞於道光間還與晉昌詩書往還，並賦「應感上公會護惜，芳情重奉一枝春」句，感念晉昌先前的照顧。⁴²但以程偉元的位階，可能就無適當機緣與裕瑞深交，否則，裕瑞應不至於在提及《紅樓夢》的後四十回時，稱程、高二人有可能明知是偽續的，卻「故意捏造以欺人」。

綜前所論，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之《棗窗閒筆》已可證明為裕瑞手稿，惟因其距曹雪芹的時代已遠，故有關雪芹其人其書的許多說辭或屬街談巷說，只能反映嘉慶間有此類傳聞。但做為《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各過錄本外唯一涉及脂硯齋或脂批本文獻，《棗窗閒筆》應可提供紅學研究一較踏實的出發點，並讓我們對《紅樓夢》從乾隆朝多次改寫抄傳以迄嘉慶朝續書四出的流傳過程有較深入的體會。

⁴¹ 胡文彬：《歷史的光影：程偉元與《紅樓夢》》（香港：時代作家出版社，2011年），頁138-141。

⁴² 裕瑞：《瀋居集詠》（《清代詩文集彙編》景印道光八年刊本），頁76-77。

引用文獻

- 《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CNS11643 中文標準交換碼全字庫。
- 上海朵雲軒 2003 年秋拍，<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24050188/>。
- 北京東方藝都 2011 年春拍，<http://www.epailive.com/items/4/3/57007.shtml>。
- 史樹青：《書畫鑒真》，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
- 朱南銑：〈《紅樓夢》後四十回作者問題札記（下）〉，《紅樓夢研究集刊》第7輯，1981年，頁301-322。
- 吳恩裕：《曹雪芹佚著淺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
- 吳善中：〈試評羅爾綱先生對《李秀成自述》真偽的鑒定〉，《揚州大學學報（人社版）》2011年第6期，頁92-98。
- 呂曉華：〈明義其人及與曹雪芹的關係〉，《天水行政學院學報》2010年第6期，頁104-107。
- 李廣柏：〈明義《題紅樓夢》詩與袁枚所知曹雪芹之點滴〉，收入氏著：《文史叢考：李廣柏自選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37-252。
- 李曉光：〈隨園故址考辨〉，《東南文化》，1999年第5期，頁96-99。
- 杜念興、溫慶新：〈《棗窗閑筆》辨偽論〉，收入氏著：《「紅迷」剖析「紅樓之謎」》，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頁127-147。
- 汪啓淑：《水曹清暇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景印乾隆五十七年刊本。
- 周策縱：〈有關曹雪芹的一件切身事：胖瘦辨〉，《紅樓夢研究集刊》第14輯，1989年，頁284-291。
- 胡文彬：〈一部鮮為人知的清代抄本《紅樓夢》：試魁手抄《紅樓夢詩詞選》的特別報告〉，《紅樓夢學刊》，2005年第3輯，頁21-38。
- _____：《歷史的光影：程偉元與《紅樓夢》》，香港：時代作家出版社，2011年。
- 唐順賢：〈裕瑞曾見脂批甲戌本淺考：兼辨《棗窗閑筆》“偽書”說〉，《紅樓夢學刊》1994年第4輯，頁135-140。
- 孫周：《大瓠堂詩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詩文集彙編》景印光緒十八年刊本。
- 徐康：《前塵夢影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光緒二十三年刊本。

年刊本。

書法字典，<http://images.gg-art.com/dictionary/>。

紐約蘇富比公司「中國古代書畫」之拍賣目錄，<http://www.sothebys.com/zh/auctions/ecatalogue/2012/fine-classical-chinese-paintings-n08874/lot.672.html>，2012年9月13日。

袁枚著，顧學頤校點：《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

____：《小倉山房尺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袁枚全集》本。

____：《小倉山房外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袁枚全集》本。

____：《續同人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袁枚全集》本。

崔虎剛、胡剛：〈《棗窗閒筆》出處重要證據被發現〉，《紅樓研究》2013年第2期，頁20-21。

張琴修，杜光德纂：《乾隆鍾祥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中國地方志集成》景印乾隆六十年刊本。

張雲：《誰能煉石補蒼天：清代《紅樓夢》續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曹振鏞等：《欽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北京：北京出版社，《四庫未收書輯刊》景印道光十年刊本。

敦誠：《四松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詩文集彙編》景印嘉慶元年序刊本。

黃一農：〈《紅樓夢》早期讀者間之親屬關係辨誤〉，《紅樓夢學刊》2012年第3輯，頁97-117。

____：〈袁枚《隨園詩話》中涉紅記事新考〉，《清華學報》新43卷第3期，2013年9月，頁525-553。

____：〈袁枚《隨園詩話》編刻與版本考〉，《臺大文史哲學報》第79期，2013年11月，頁229-276。

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光緒十年刊本。

楊鍾羲：《雪橋詩話》，瀋陽：遼瀋書社，1991年，民國初年成書。

裕瑞：《棗窗文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詩文集彙編》景印嘉慶十七年自序本。

____：《萋香軒吟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詩文集彙編》景印嘉慶七年刊本。

____：《瀋居集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詩文集彙編》景印道光八年刊本。

趙厚均：〈袁枚集外書札十九通考釋〉，《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頁100-108。

趙建忠：〈清人裕瑞書齋名“萋香軒”誤刻“淒香軒”釋疑：兼談《棗窗閒筆》的稿本筆跡問題〉，《紅樓夢學刊》2012年第5輯，頁49-56。

劉廣定：〈「己卯本」與「蒙府本後四十回」抄成時期考〉，《曹雪芹研究》，出版中。

歐陽健：《還原脂硯齋：二十世紀紅學最大公案的全面清點》，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二版。

潘重規：〈影印《萋香軒文稿》序〉，收入裕瑞：《萋香軒文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1966年景印舊鈔本。

蔣綬等修，汪思廻等纂：《東流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中國方志叢書》景印乾隆二十三年刊本。

鄧之誠：《鄧之誠文史札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年。

羅爾綱：〈筆記鑑定的有效性與限制性舉例：忠王諭李昭壽書筆跡的鑒定〉，收入氏著：《困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248-295。

鈴木敬編：《中國繪畫總合圖錄》，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

New Studies on *Zaochuang Xianbi* by Yu Rui

Huang, Yi-long*

[Abstract]

Zaochuang xianbi by Yu Rui, a manuscript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is the earliest study dedicated to the *Story of the Red Chamber*. Its authenticity and authorship has however long been a topic of debate. Scholars suspect that the quality of the calligraphy is too poor to be by the hand of Yu Rui, and that the *Qixiang xuan* seal is in fact a fake. However, new evidence has emerged from the analysis of a painting, *Copy of Luo Ping's Fascination of Ghosts*, dedicated to Yu Rui by She Jiahui. Comparison of the Yu Rui seals present on this painting and the ones imprinted on *Zaochuang xianbi*, combined with comparison of the handwriting in the manuscript with other known calligraphic specimens by Yu Rui, has revealed that the *Zaochuang xianbi* manuscript was indeed authored by Yu Rui. This confirmation forms a solid basis for further interpretation of *Zaochuang xianbi*'s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study of the *Story of the Red Chamber*.

Keywords: Yu Rui, Cao Xueqin, *Story of the Red Chambers*, *Zaochuang xianbi*

* Distinguished Chair Professor,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cademian, Academia Sinica.

